

First Congress on Taiwan Studies (FCTS)

April 15~21, 2012. Academia Sinica.

方言競爭與方言融合：

從閩南語方言地理學談語言分佈理論

洪惟仁

uijinang@gmail.com

摘要：一般認為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方言的「混合」，但是更精確的說是「融合」。閩南語由唐山過台灣，主要的競爭對手是漳州腔和泉州腔。本文以三個字類為例，從閩南地區和台灣地區的語言地圖探討方言競爭與融合的機制。泉州音的-i 是有標音，競爭不過漳州音的無標音 -i；漳州音的-uī是有標音，競爭不過泉州音較無標的-ŋ。這兩個例子顯示方言變體的競爭最終勝出的是無標音。但無標音也不一定永遠勝出，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現象是無標音擴張的表現，但還來不及擴張到整個台灣就不敵壓倒性的台灣普通腔的競爭而走向消亡的命運，形成了所謂的「回頭演變」。總而言之，方言競爭的兩大因素「有標性效應」和「方言勢力」的競爭都可能決定方言變體競爭的勝負、消長，調整方言變體分佈地盤。

關鍵詞：地理語言學、發展論、生成論、方言競爭、方言融合、閩南語音韻發展史

1. 理論背景

1.1 語言分佈的解釋

語言地圖的繪製是語言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之一。但是語言地圖畫出來了，還不能算大功告成，語言地理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針對語言分佈提出所以然的解釋，並歸納出概括化的、普遍性的原理、原則。

傳統語言地理學理論有四個重要的範疇，包括：(1) 類型論：討論語言分佈狀態的類型；(2) 發展論：討論語言分佈區發展的型態；(3) 生成論：討論語言分佈形成的過程與動因；(4) 原鄉論：討論如何判定語言擴散的起點。

本文把焦點放在「發展論」和「生成論」，討論閩南語的方言競爭造成語言地理分佈的發展類型，並分析其歷史過程與方言競爭的機制。

1.2 語言分佈發展論

語言分佈的解釋雖然不能脫離地理條件與歷史文獻的印證，但是語言地理學本身有獨立的一套理論，可以對語言分佈的表面進行語言地理學的分析。

1.2.1 語言連續性原則

語言分佈理論中，第一個原則是「語言連續性」原則。語言或方言變體的常態分佈（normal distribution）都具有「連續性」（continuity）。不論是語言自然的歷史變化、地理變異或社會變異，所有變體在歷史上、社會上、地理上的常態分佈都排列成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因此所有語言的變異必然形成「漸層分佈」（gradient distribution）狀態，語言的變化也必然呈現「漸層擴散」（gradual diffusion）。¹ 運用到語言地理學，所謂「連續性」包含兩個概念，其一是柴田先生所謂的「鄰接分佈」，其二即「漸層分佈」（柴田武 1969，參見下節的介紹）。

語言所以發生不連續分佈現象，不論是在社會階層上的分佈或是地理空間上的分佈或是歷史的變化，都暗示著有個故事（story）發生了。語言學家的任務就是去解開其中的秘密。

1.2.2 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

日本柳田國男提出有名的「方言周圈論」（柳田國男，1930），主張「古語殘存於邊境」。柳田假定有三個連續的聚落排列成這樣的順序：

A — B — C

假定這三個聚落屬於同一個語言或方言，其語言變體的分佈應該成這樣的狀態：

a — a — a

三個聚落的方言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成連續性分佈。柴田武（1969）把這個基本原則叫做「鄰接原則」，並進一步假定三種變體如果分佈成：

a — b — c 或 c — b — a

¹ 這是在我的博士論文《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所闡述的理論（洪惟仁 2003，第 11.3 節）。雖然這個理論並不新鮮，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共識，只是現代語言學界已經很少人討論了。

表示距離越遠，方言差異越大，並沒有違反前述的「語言連續性原則」²，所以也合乎「鄰接原則」。但是如果方言變體形成這樣的分佈狀態：

a — b — a

周邊方言一致，而中間的方言不一樣。這樣的非常態分佈狀態就違反了語言連續性原則了。如上所述，這裡面一定有一個故事在。柳田國男為了解釋這種奇特的分佈狀態，提出所謂的「方言周圈論」。主張從這樣的分佈狀態可以推斷 B 聚落的 b 方言是後來插入的新變體。柴田武（1969:32）接受了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作為他語言分佈理論的第二原則「周邊分佈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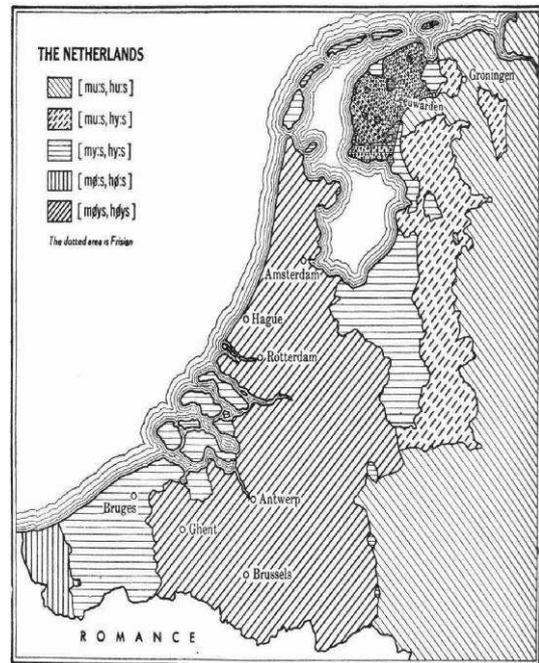
日本學界把柳田國男的「方言周圈論」看成是日本方言地理學對地理語言學的理论貢獻。不過這個理論並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並且也不是柳田國男的獨創。

1.2.2 Bloomfield 的語言地理分佈類型論

約和柳田國男發表「方言周圈論」（1930）的同時，Bloomfield 在 *Language*（1933）一書也提出類似的理論。【附圖 1】是荷蘭德語「鼠」和「屋」的韻母變體分佈圖。

從地圖上可以看得出來，德語的[-u:s]韻進入荷蘭之後慢慢變成 [-u:s]/[-y:s]的混合，接著往西變成[-y:s]，再進一步變成[-ø:s]（分佈在 Bruges 附近）。這些變體雖然形式有異，但都是圓唇長單元音，元音的舌位變化也隨著漸變的軌跡，由後→前，由高→中，呈現了 a—b—c 的漸層分佈狀態，並不違反連續性原則。但是請注意，荷蘭內部穿插著一個雙元音 [-øys]的分佈區，荷蘭最大城市的 Amsterdam、Hague 就在這個區內，可見這個變體的競爭力相當強勁。Bloomfield 指出，中心地帶的[-øys]雙元音變體其實是新發展的分佈區，屬於「插入型」的發展模式。

Bloomfield 的論述雖然沒有使用「方言周圈論」的術語，不過所見略同，發表的時間也約在同時，應該沒有互相參考，而是同時創發的。



【附圖 1】荷蘭語「鼠」和「屋」的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 Bloomfield, *Language*（1933）第 19 章插圖

² 柴田武（1969:27-31）有關語言地理分佈的第一原則「鄰接分佈原則」假定詞彙延著地面傳播，詞彙變體基本上必須遵守「鄰接原則」分佈，不是 a-b-c 就是 c-b-a。而中間的 b 往往是 a 和 c 的混合，形成過渡狀態。這樣的分佈狀態，用我們的說法就是「漸層分佈」。

問題的焦點在於「方言周圈論」是普遍性的原則嗎？如果是，那麼根據這個理論，任何語言或方言呈現 a-b-a 的分佈型式，a 一定是原本的語言或語言形式，b 一定是新發展的或插入的語言或語言形式了。可是，這個假設一旦出現了一個反例，它就不是普遍性的「原則」，只是語言地理分佈發展的一種類型罷了。

Bloomfield 在 *Language* (1933) 書中舉出一個東歐發生的包抄型發展模式。【附圖 2】「東歐拉丁語分裂圖」顯示屬於拉丁語系的羅馬尼亞孤立於拉丁語系的分佈區之外，和意大利之間發生斷裂，而被芬匈語系的匈牙利語以及波蘭、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的斯拉夫語系語言所包圍。

從羅馬尼亞的地理位置來觀察，按照「方言周圈論」所主張的「古語殘存於邊境」的解釋，羅馬尼亞應該是插入的新興語言才對。可是 Bloomfield 根據史實說拉丁語系的語言本來是連續相接的，因為中世紀斯拉夫語的入侵，接著，九世紀匈牙利語的入侵，才造成羅馬尼亞和拉丁語系的分佈區斷裂。總之，從羅馬尼亞與斯拉夫語系的關係而言，並不屬於「插入」，而是被「包抄」：羅馬尼亞被斯拉夫語系語言以及匈牙利語包圍了。換言之，分佈在羅馬尼亞周邊的語言不是「古語」而是「新語」。



【附圖 2】東歐拉丁語分裂圖
資料來源：Bloomfield, *Language* (1933) 第 18 章插圖

由這個例子來看，Bloomfield 的解釋對柳田的「方言周圈論」而言顯然是一個反例，如果 Bloomfield 是正確的，「方言周圈論」便無法成立為語言地理學的普遍原則，也就是說當語言呈現 a-b-a 分佈時，b 可能是古語，而 a 可能是新語。

1.2.2 語言競爭的洪水論

拙論 (Ang, 2011) 從台灣的語言發展史中，也證明了「包抄型」模式的生成。台灣語言史上，漢語對原住民的南島語進行了連續三、四百年的語言戰爭。漢語由插入型的語言變成包抄型的語言，強勢語言的競爭勢如洪水，作者為之「洪水效應」(flood effect)。

清代的台灣，使用南島語的原住民被分為「熟番」與「生番」。所謂「熟番」就是接受清朝統治，接納漢人、接受漢文化的南島民族；反之，「生番」(又稱「平埔族」)

是不接受清朝統治，不接納漢族，不接受漢文化的南島民族。清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漢番之間有一條「番界」，「熟番」居於番界之外與漢人混居，「生番」被限制在番界之內。但是這條番界很快的被破壞，漢人不斷越過「番界」，向內山侵墾、移民，南島語區逐漸縮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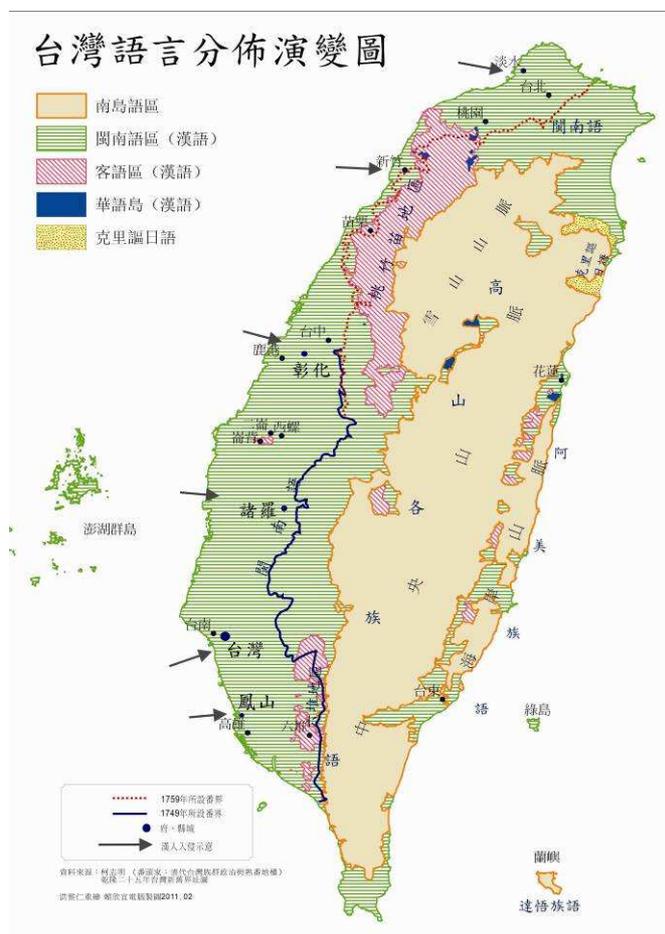
熟番與漢人之間經過兩百多年頻繁的接觸，到了二十世紀初期，熟番被漢人同化了，原本遍佈平原及淺山的熟番原分佈區，消失殆盡了。

進一步發展到現代，所有熟番的語言島全部消失，被漢語淹沒了。而原番界內的內山也繼續不斷被漢人入侵。我們把十八世紀乾隆時代的番界圖（參見柯志明 2001 附圖）和現代的台灣語言地圖（洪惟仁 2011）套疊如【附圖 3】「台灣語言分佈演變圖」，圖顯示漢語最初由西海岸的港口（箭頭所示）入侵台灣，在這個階段漢語是被包圍的「插入型」語言。但是到了乾隆時代，漢語已經佔領了西半部的平原地帶，然後步步進逼，到了 20 世紀以後，南島語已經完全被漢語包抄了。

漢語在台灣的擴張，由最早的「插入」，最後「包抄」了南島語，這是歷史的事實。如果我們根據柳田國男（1930）的「方言周圈論」或柴田（1969）的「周邊分佈原則」來思考，從現代台灣的語言分佈格局來看，可能得出南島語是插入的新語，漢語是古語的結論，這顯然是不合事實的。

Bloomfield（1933）並沒有如柳田（1930）主張語言空間分佈的表面狀態可以斷定何者是「古語」或何者是「新語」，只是根據歷史事實指出語言空間分佈的發展模式有「插入型」和「包抄型」兩種類型而已。這也是我們採取的立場。

我們並未否定「方言周圈論」的合理性，但是這個理論不能解釋所有的語言地理分佈狀態，因此我們不能看成一個普遍的原則或原理，只承認它是語言地理分佈發展模式



【附圖 3】台灣語言分佈演變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1 根據台灣語言地理學調查繪製，套疊柯志明 2001「台灣番界圖」所附）

的一種。在 a-b-a 的分佈狀態中，如果 b 是新語的話，這是一種「插入型」的發展模式，相反的，如果 b 是古語的話，則屬於另一種「包抄型」的發展模式。

Ang (2011) 的論文指出：所謂「插入型」、「包抄型」不是互相對立的類型，寧可說是一種連續體，並且屬於不同的發展階段。

我們認為語言地理學的發展論同樣可以運用到地理方言學來，本文企圖在上述的基礎上，更細緻的探討從閩南到台灣的方言競爭中，割據一方的方言變體為何以及如何擴張或萎縮其分佈區，或者擴張之後又為什麼會萎縮。

2. 台灣閩南語的方言競爭與融合

台灣閩南語唐山過台灣，方言發生接觸，競爭勢所難免。如所周知，台灣閩南語是漳、泉方言在台灣混血而生的新品種，俗稱「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濫」是「混合」的意思，不過更精確的意思是「混血」或者說「融合」。混血的新生兒基因部分採用父親的，部分採用母親的，重新整合，沒有被採用的基因就被揚棄掉。台灣閩南語部分採用漳州音成分，部分採用泉州音成分，沒有被採用的揚棄掉，採用的部分組成現代台灣閩南語的系統與結構。總之漳泉方言的競爭與融合是一種方言重整的辯證過程。

由於篇幅的限制，沒有辦法把所有的變體競爭的發展提出來討論，本文舉三個典型的例子來顯示漳、泉方言變體競爭產生地理分佈變化的類型。這三個類型包括：

1. 萎縮型：如〈居居〉韻類，泉州音 -i 的分佈區越來越萎縮。
2. 擴張型：如〈毛禪白〉韻類，泉州音 -ŋ 的分佈區越來越擴張。
3. 先擴張後萎縮型：如〈出歸時〉現象，在原鄉只分佈在漳浦等有限的地區，移民來台之後，在關廟地區擴張、形成了一個分佈區，但現在已經趨向消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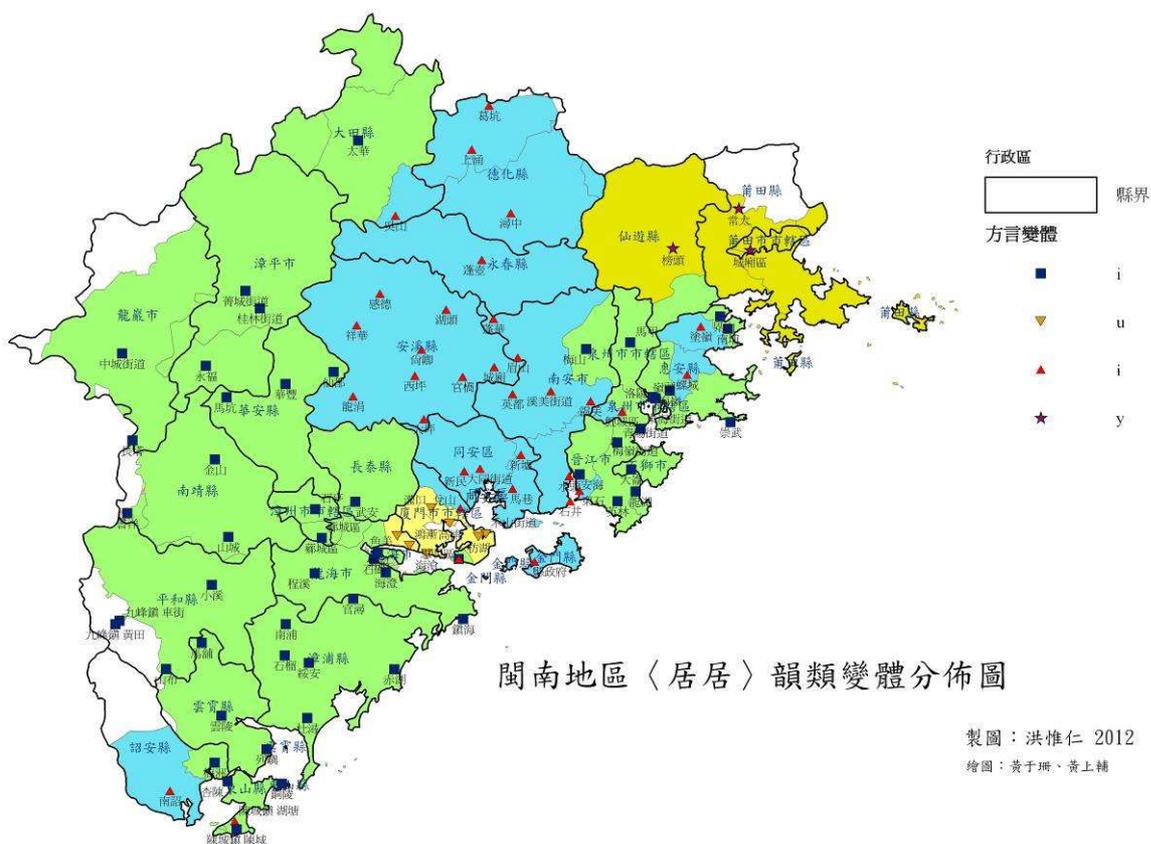
萎縮與擴張是相對的概念，競爭的雙方，一方擴張意味著對方的萎縮，反之亦然。以上的類型只不過就一種特定的變體來觀察其發展的過程。

2.2 泉州央元音的萎縮

典型的泉州方言有兩個央元音的單音韻母：i 與 ə，其分佈範圍在閩南地區已經開始縮小，移民來台之後繼續萎縮。本文以其中的〈居居〉韻類為例，討論其地理分佈的發展。

2.2.1 閩南地區〈居居〉韻類的變體分佈

〈居居〉韻類（泉州《彙音妙悟》和漳州《雅俗通十五音》都出現在〈居〉字母的字類）相當於中古遇攝三等開口字，如「魚」、「去」、「豬肉」、「汝」、「有佇咧」、「國語」、「選舉」、「證據」、「箸」、「鋤頭」、「老鼠」、「蕃薯」、「順序」、「北一女」、「煮飯」、「服務處」、「四書」…等字。這個韻類閩南語方言有 4 種主要的變體，最保守的是 -y，其次是 -i，更新的變體是 -i 和 -u。這 4 種變體在閩南語地區的分佈如【附圖 4】所示：



【附圖 4】閩南地區〈居居〉韻類的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根據洪惟仁等 2010-2011 間閩南語地區的掃描調查繪製

如圖所示，-y 變體只分佈在莆田市³；-i 變體分佈在舊泉州府及永春廳的大部分，包括今德化、永春、安溪、南安（除洪瀨地區）、泉州市鯉城區，晉江安海，泉港區（除界山、南埔），惠安北部等泉州市的大部分及今廈門市同安、翔安、集美及中華民國所

³ 莆田方言和大田方言屬於閩南語的邊緣方言，分別受到閩東語和閩中語的影響而分化，有些學者主張由閩南語分立，不過這屬於分類層次的問題。這兩個方言，包括雷州話、海南話都屬於大閩南方言的邊緣方言這一觀點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這些邊緣方言保存著相同豐富的閩南語古形式，就方言地理學而言，如果排除在閩南語之外，反而不能顯示出閩南語的衍化過程，其意義在本文中隨處可見。

轄金門縣。唯泉州市濱海地區今晉江市東半部、石獅市、惠安縣南部已經變成 -i，由此向北經泉州市周邊的豐澤區擴散到馬甲鎮，再向西擴散到南安市洪瀨地區，向東擴散到泉港區海邊的南埔鎮。泉州的 -i 分佈區因此被 -i 的分佈區所切斷，構成 a→b→a 的不連續分佈狀態。

-i 變體在泉州以西形成很大的分佈區，由漳州市向北擴散到龍岩市、漳平市、大田縣。唯濱海地區的邊緣地帶有兩種異質性的變體：1) -i 變體侷限於詔安城關腔；2) -u 變體從今龍海縣角美鎮向東延伸到今廈門市的海滄區及廈門島。

廈門市思明區的市區，即一般所知的「廈門話」，大部分〈居居〉韻類都唸成-u，和郊外的所謂「禾山腔」相同，只有幾個常用字「魚」、「去」、「豬肉」、「汝」、「有佇咧」等唸成-i，顯示廈門市區是以郊外所謂的「禾山腔」為底層，混合了一些漳州腔。

綜合上述，福建閩南地區〈居居〉韻類有-y, -i, -i, -u 四種變體，分佈區相當錯雜，尤其是濱海地帶。下表顯示濱海地帶各方言的變體分佈：

表 1 閩南地區濱海地帶〈居居〉韻類變體分佈

清代	漳州府				泉州府						興化府
現代	漳州市			廈門市		泉州市				莆田市	
分佈	詔安城關、東山湖塘村	梅洲、東山、雲霄、漳浦、龍海	角美	海滄湖里	廈門市區	翔安金門	石井、東石	晉江、石獅、豐澤、洛陽、崇武	惠安、泉港	南埔	莆田
方言	詔安腔	漳州腔	漳海腔	泉漳混合腔	同安腔	泉中同安混合腔	泉海腔	泉中腔	閩南莆田混合腔	莆田腔	
變體	-i	-i	-u	-u/-i	-i		-i	-i	-i	-y	

由 4 種變體的分佈格局來看，-y 只分佈在偏遠的莆田市，-u 變體只分佈在廈門市的漳海腔區內，其餘兩種變體構成互相包圍的局面。1) 在東邊，泉海腔的 -i 包圍著惠安、泉港的-i，但 2) 泉海腔的 -i 又被惠安、泉州、同安的 -i 所包圍。3) 漳州和泉海的-i 包圍著泉州、同安的 -i。而 4) 漳州的 -i 又被泉州和詔安的 -i 所包圍。互相重重包圍的分佈局面，如果運用「方言周圈論」來解釋，-i 和-i 都可能解釋為新變體或舊變體，沒有結論。

2.2.2 台灣地區〈居居〉韻類的變體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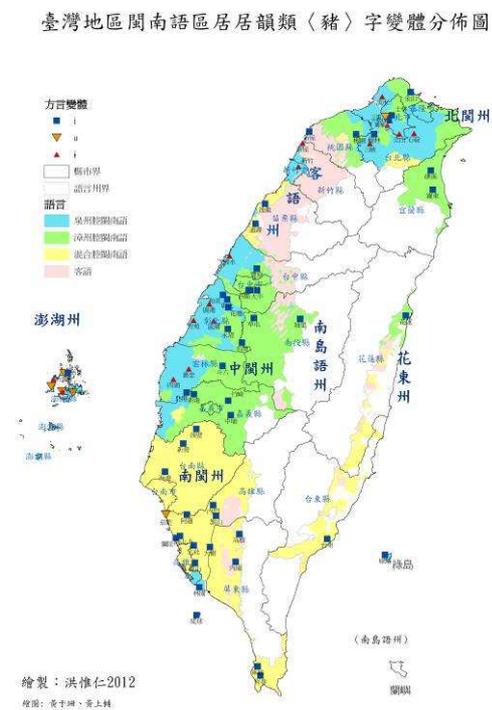
台灣〈居居〉韻類的變體分佈如【附圖 5】所示。因為台灣地區的語言分佈相當複

雜，圖中套疊了台灣語言區劃（根據洪惟仁 2011 重繪）。⁴

根據台灣總督府的鄉貫調查（1928）統計，台灣泉州籍人口佔 53.49%，比漳州籍的 41.47% 多了 12.02%，分佈在台北盆地及西部平原靠海的大半部。如果把閩南地區的分佈格局拷貝到台灣來，又假設泉州人都保守著閩南泉州腔，台灣的泉州人移民區除了原鄉屬於泉海腔者外，至少有三分之二的 -i 變體分佈區，總體而言，-i 和 -u 兩種變體應該平分天下。但事實並非如此，如【附圖 5】所示，現代台灣的閩南語能夠保存央元音的只有台北盆地及狹小的西部濱海地帶，南閩州的混合區都變成-i 的天下。至於-u 變體在地圖上幾乎看不出來了，只分佈在澎湖群島（白沙鄉以外）和台北盆地的新同安腔分佈區如台北蘆洲、三重一帶，以及高雄的茄苳鄉。台北市區大稻埕和廈門市區一樣，大部分唸成-u，但常用字接受了-i（詳參潘科元 1996、洪惟仁 2009）。

值得討論的是，閩南地區的-u 變體分佈在漳海區，屬於漳腔方言，台灣的漳州腔已經聽不到漳海腔方言了。澎湖和台北的新同安腔，屬於泉腔方言，居民的祖籍主要是同安（包括今廈門市東半部，包括同安、翔安、集美、金門），茄苳雖然屬於關廟方言區，但如表 3 所示，居民祖籍全部是同安。而同安腔是 -i 變體分佈區⁵。可見台灣的-u 變體和漳海腔沒有移民的淵源關係。我們判斷，-u 變體是台灣新生的變體，和漳海腔平行演變 -u 變體分佈區的形成和漳海腔沒有移民的直接淵源關係。

台灣普通腔閩南語和廈門話一樣都是漳泉方言的混合，〈居居〉韻類音讀-i 和-u 互相參雜。不過廈門話-u 讀遠多於-i，台灣話則相反，-i 讀遠多於-u，口語常用詞大部分唸-i，只有少數的變體如「煮」、「區」、「處」等字參雜了-u，文讀音也有採用-u 的傾向。【附圖 5】是以「豬」字為例所繪製的分佈圖，代表口語常用詞的唸法。



【附圖 5】臺灣地區〈居居〉類「豬」韻母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2 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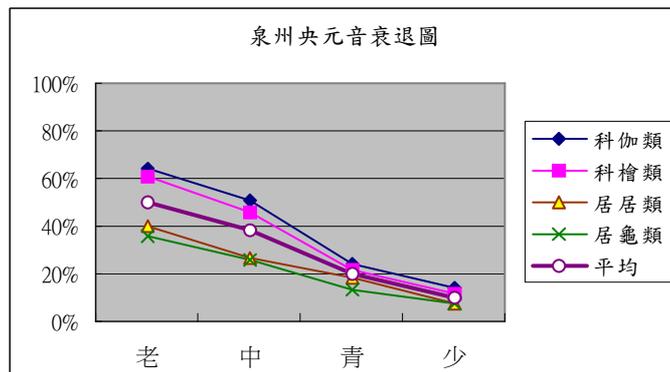
⁴ 本文的目的在顯示閩南語的分佈，為求簡潔，重繪時把南島語州和花東州的南島語分佈區空白，客語州的內部方言也不區劃，閩南語方言也只分漳州腔、泉州腔、混合腔三類。
⁵ 澎湖馬公雖然以-u 讀佔壓倒性優勢，但個別的老人還有老同安腔的 -i 讀，可見在我們調查的時候(1990 年代)，澎湖的-i→-u 音變還沒有完成。

參與〈居居〉韻類變體競爭的主角是泉州 -i 和漳州 -i。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漳音、泉音割地稱雄是自然的分佈狀態。但是經過三、四百年的方言競爭，我們看到的結果是泉州的有標元音 -i 敵不過漳州的無標元音 -i，而走向萎縮的命運，可以預測 -i 最後的命運可能是在台灣消失。追溯台灣的方言競爭史，可以推斷初期泉州音 -i 變體一定如在原鄉的分佈狀態和漳腔的-i 分庭抗禮，屬於「割據型」，但是競爭結果演變成「萎縮型」，相對的，漳州音-i 變體則是「擴張型」的演變類型。

2.2.3 〈居居〉韻變體在台灣泉腔區的社會階層分佈

如果我們單就台灣來看，泉音的-i 變體不論在台北盆地或在西部海岸地帶都是被漳腔的-i 變體包圍著。根據方言周圈論，-i 可以推斷為新興的變體。如果是一個插入的新變體，它應該是相當有活力的變體，這點需要社會方言學的證明。

根據我們針對台灣泉腔區方言所進行的社會方言學調查，泉州腔的央元音也顯示正在趨向於沒落，在年齡層的分佈如下圖所示：（洪惟仁 2003:131）



【附圖 6】台灣泉腔區央元音變體衰退圖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 2003b 第七章附圖

如圖所示，在台灣泉腔區內，包括〈居居〉韻類在內的所有央元音變體分佈都隨著年齡層的下降而下降，顯示央元音正趨向於萎縮。社會方言學研究結果顯示泉音的-i 變體實際上不敵其他的 -i 和-u 競爭而趨向消亡。

2.2.4 央元音的有標性效應

接著我們要解釋為什麼 -i 變體競爭不過 -i 變體？我們認為是央元音的「有標性效應」(markedness effect)。央元音作為音位是有標的，因為如果元音有前後的對立，再加一個央元音，就變成三元對立。三元對立當然比二元對立有標。有標元音容易變成無

由上述可見，不論社會方言研究結果或歷史語言學的重建，都顯示，而-i/-u 是新興的變體。在閩南地區，-y 除了莆田以外，已經在其他的閩南語區消失了；泉州的 -i 也逐漸變成泉海腔的-i。但在泉系方言區內仍然屬於主流變體，唐山過台灣之後 -i變體的有標性效應開始發酵，不敵漳州音-i 變體的競爭，趨向於萎縮而逐漸消失。-i變體雖然分佈在-i 變體的中間，卻不是一個插入的新變體，這一點違反了方言周圈論的預測。

在整個閩台地區的閩南語分佈區內，〈居居〉韻類的變體競爭 -i 是最大的贏家。不過-u 和-i 都是無標音，在台灣-i 勝出，和漳州移民的原鄉方言人口比例有關，因為整個漳州地區-i 的分佈區遠大於-u，泉海腔也唸-i，兩者相輔相成，造成-i 勢力大增。相對的，-u 只分佈在廈、漳交界的漳海腔，漳海腔在台灣雖然沒有地盤，但在汕尾、雷州，以及馬來西亞檳城、印尼等地的漳海腔卻相當強勢，〈居居〉韻類都唸成-u，閩南漳海腔地區可能是明代閩南人南遷的主要原鄉。台灣和其他的移民區選擇的音變方向不同和移民的來源地有關，而和有標性無關，這個問題值得做更細緻的調查研究。

2.3 鼻化音韻類的輔音化趨向

鼻化元音是閩南語的一個重要音韻特色，但是這個特色卻有走向崩潰的傾向，演變途徑有二：一是「去鼻化」，二是「輔音化」，不同的方言有不同的取向。瓊州、雷州地區的方言傾向於採取「去鼻化」的策略，潮州、漳州、泉州則寧可堅持鼻音成分，卻也有一些鼻化元音韻母紛紛「輔音化」變成韻化鼻音 (syllabic nasal)。閩南語的鼻化元音有兩個來源，一來自鼻音聲母，一源自陽聲韻韻母。本文討論源自古陽聲韻的一類。

2.3.1 閩南語地區〈毛禪白〉韻類的變體分佈

泉腔《彙音妙悟》的白讀〈毛〉(*-ŋ)字母在漳腔《十五音》韻書分為三個韻類：〈鋼〉字母(*-ŋ)、〈扛〉(*-ŋ)字母和〈禪〉(*-uī)字母，本文聚焦討論〈毛禪白〉韻類。〈毛禪白〉韻類漳州市和龍岩市都唸成-uī，但在周邊的方言卻分成兩類，宕攝的「光」、「黃」…等是一類，山攝合口字「斷」、「磚」、「園」…等又是一類。各方言變體最很多，例字音如下表所列：

表 2 閩南語〈毛禪白〉韻類的方言變異

方言系統	中古韻攝	山攝						宕攝	
	中古聲母	唇音	三等舌齒音		一等舌尖音		舌根音		
	例字	飯	磚	軟	斷	酸	卵	光	黃

漳州系	漳州	puĩ	tsuĩ	nuĩ	tuĩ	suĩ	nuĩ	kuĩ	uĩ
龍岩系	龍岩	puĩ	tsĩ	nĩ	fĩ	sĩ	nĩ	kuĩ	ɲuĩ
	適中(長塔)	𠵼gun	tsĩ	nĩ	fĩ	sĩ	nĩ	kun	gun
	永福 1	puĩ	tsĩ	nĩ		soŋ	loŋ	kuĩ	ɲuĩ
	永福 2	puĩ	tsuĩ/tsĩ	liŋ/nuĩ		soŋ	loŋ	kuĩ	ɲuĩ
泉州系	泉州	pŋ	tsŋ	nŋ	tŋ	sŋ	nŋ	kŋ	ŋ
大田系	大田(前路話)	puŋ	tsuŋ	luŋ	tuŋ	suŋ	luŋ	kŋ	ŋ
	大田(後路話)	𠵼muĩ							ŋ
	桃源					sãi			
	上涌	𠵼muĩ	tsuĩ	nuĩ	tuĩ	suĩ	nuĩ	kŋ	ŋ
	葛坑	puĩ	tsĩ	nĩ	tuĩ	suĩ	nuĩ	kən	n
莆仙系	仙遊	puĩ	tsuĩ	nuĩ	tỹ	ɬỹ	nỹ	kŋ	ŋ
	莆田	puai	tsuai	nuai	tø	ɬø	nø	kuŋ	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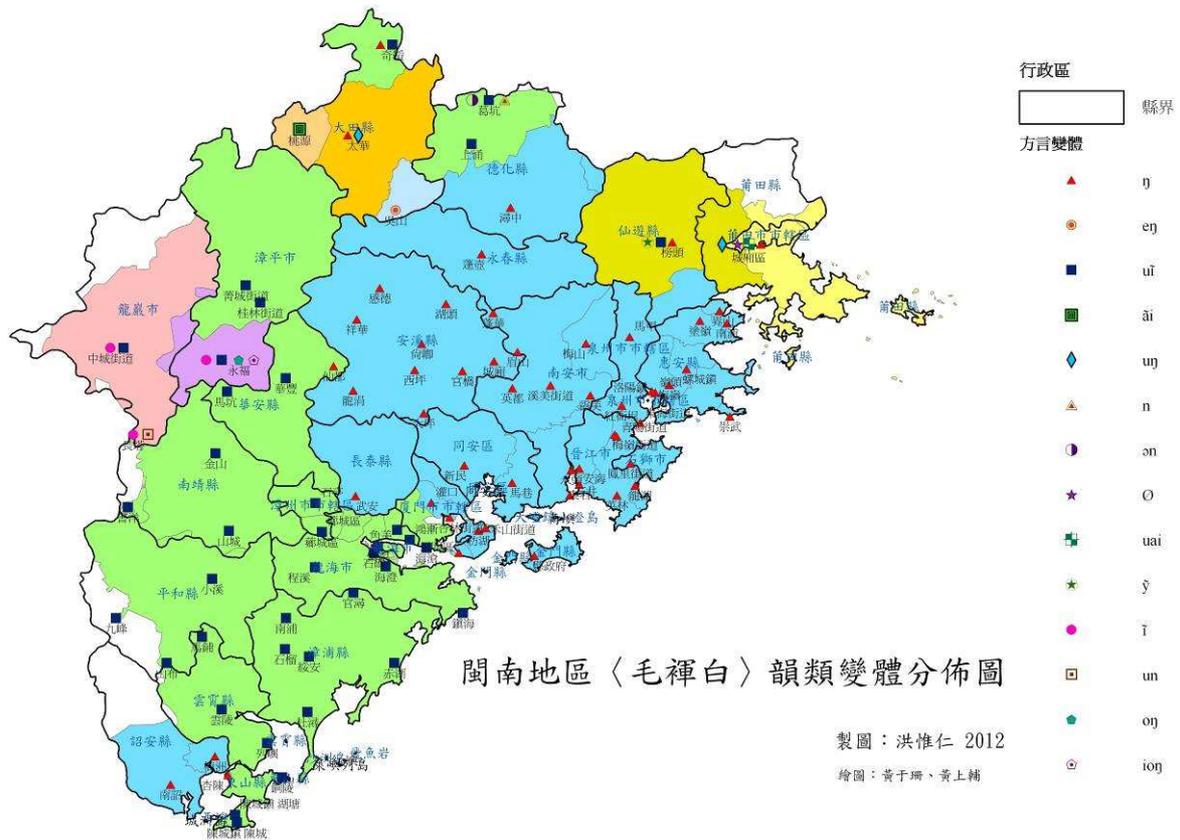
附註：每一類資料只取一字為代表，語料不足時以同韻字代替（如以「門」代「飯」）。

資料來源：洪惟仁掃描調查（2010-2012）。語料不足時龍岩參考郭啟熹《龍岩方言研究》（1995），大田系三方言參考《大田縣志·方言》（1996）（其中除前路話外缺不少語料），莆仙系方言參考《莆仙方言志》2006。

永福 1 為作者所調查，永福 2 引自張振興《漳平方言研究》（1992）。地圖根據永福 1。

上表顯示，只有漳、泉系方言混同為一類，泉系方言都唸成 -ŋ，漳系方言都唸成 -uĩ，但其他周邊方言都把〈山攝〉和〈宕攝〉分在不同韻，而且音讀變異很多。各種變體的分佈如【附圖 7】所示⁷

⁷ 為了節省篇幅，我們沒有把山攝和宕攝的方言變異分別製圖，而放在一張圖上，讀者想了解細節的變異，請參照表 4 及表 5 的語料。



【附圖 7】閩南地區〈毛禪白〉韻類變體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 2012 年繪製

龍岩系方言（今龍岩市除漳平外的閩南語）：雖然〈山攝〉和〈宕攝〉不分韻，基本上唸成-uī，唯舌冠音都唸成-ĩ，這個-ĩ顯然是-uī的變化。有些方言進一步把-uī變成-un（適中）。至於永福方言雖然和龍岩差不多，但「酸」唸成soŋ、「卵」唸成loŋ，且三等韻的「轉」唸成tioŋ、「軟」唸成lioŋ，和其他的閩南語都不同，有客語的味道，可能是客語的底層殘留。

大田系方言（包括大田縣及德化縣戴雲山以北）：〈宕攝〉字都唸成-η，只有葛坑無聲母時唸成-n，其他聲母唸成-ən，這兩種變體應該都是-η的進一步變化（*-η→-n→-ən）；〈山攝〉字音讀有很多變異，看得出是-uī的變化。大田後路話和德化上涌、葛坑都還有很多字唸成-uī，這應該是原本的唸法，不過中古三等舌齒音的韻母變成-ĩ，介音消失，類似龍岩；大田前路話變成-un，元音韻尾輔音化了（*-uī→-un）。桃源唸成-āi，語料不足，不知怎麼變的，值得進一步研究。

莆仙系方言（莆田市）：〈宕攝〉字唸成-η，唯莆田有聲母時唸成-un，揚棄了韻化鼻音，變成正常的VC結構韻母（*-η→-un）。〈山攝〉字莆田和仙遊最大的差異是：仙遊保存鼻化音，莆田鼻化成分消失了。中古聲母唇音和三等舌齒音的字仙遊唸成-uī，

和漳州相同，莆田卻變成-uai；中古一等舌齒音聲母的字，仙遊唸成-ỹ，莆田卻變成-ø，都單元音化了。莆田顯然是由仙遊進一步衍化，不但喪失鼻音，並且元音低化。

閩南語〈毛禪白〉韻類變體的方言變體分佈。由圖可見，舊泉州府及永春廳全境（包括今泉州市全部及廈門市除海滄以外的同安、翔安、集美、廈門及金門）全部是-ŋ的天下（但德化縣戴雲山以北屬大田系方言）。大田縣吳山的永春話受到大田前路話影響，變成-eŋ，有VC結構化的傾向。舊漳州府（今漳州市全部）都是-uī 變體分佈區（但南靖梅林鎮長塔原屬於龍岩縣適中鎮，講適中話）。只有漳泉交界地帶的長泰和廈門唸成-ŋ，和泉州相同。

由此看來 -ŋ 和 -uī 兩種變體在閩南地區可說各據半壁江山。從整個大格局看來，泉系方言的輔音化變體 -ŋ 分佈區幾乎被周邊的鼻化元音變體 -uī 以及由 -uī 衍化的變體所包圍。根據方言周圈論「古語在周邊」的理論，被包圍的 -ŋ 推斷為新興的變體，而周邊的 -uī 則為古老的變體。下文將繼續論證這個推斷是否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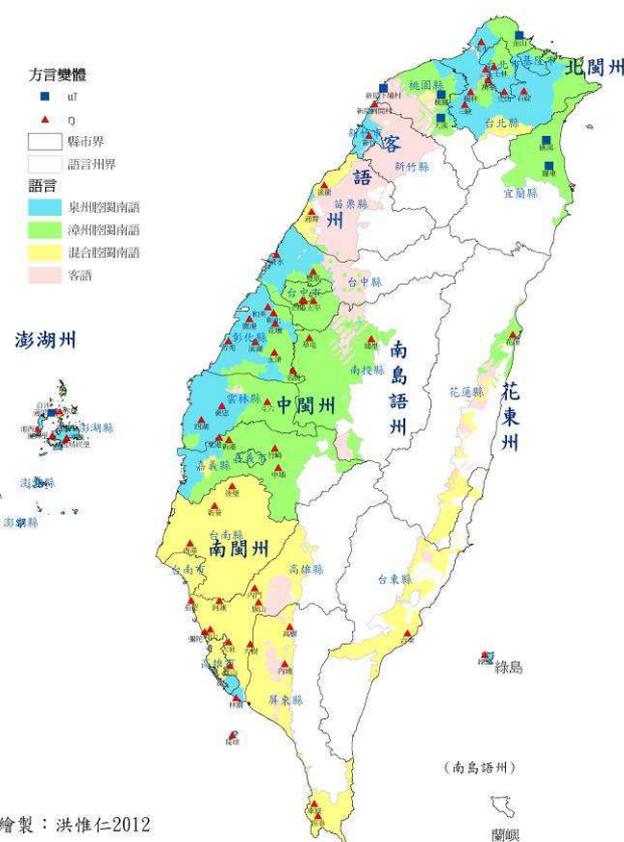
總的看來，閩南地區〈毛禪白〉韻類正在進行著輔音化變化，不過根據結構的不同，各次類變化的速度有異，採取結構擴散方式，由宕攝字先變，接著山攝字也紛紛進行不同程度的輔音化。在這個輔音化潮流中，泉系方言已經全部變成 -ŋ，走在最前鋒；相對的，漳州系方言最保守，宕攝和山攝兩類混同為-uī，至今堅持鼻化元音韻母。

2.3.2 台灣地區〈毛禪白〉韻類的變體分佈

台灣話是漳系方言和泉系方言的混合方言，我們來看一看漳泉方言競爭如何反映在台灣閩南語〈毛禪白〉韻類的變體分佈。如【附圖 8】所示，-uī 變體的分佈區只限於北閩州東海岸由三芝、金山，經基隆、貢寮到宜蘭平原，以及桃園北部漳腔區，桃園縣新屋鄉大牛稠汕尾腔方言；還有澎湖白沙鄉。此外泉腔區不用說，所有地區，包括中閩州的漳腔區全部是 -ŋ 變體的天下。

換言之，從整個分佈格局來看，-uī 變體被 -ŋ 變體包抄而邊

臺灣地區閩南語毛禪白韻類〈門〉字變體分佈圖



繪製：洪惟仁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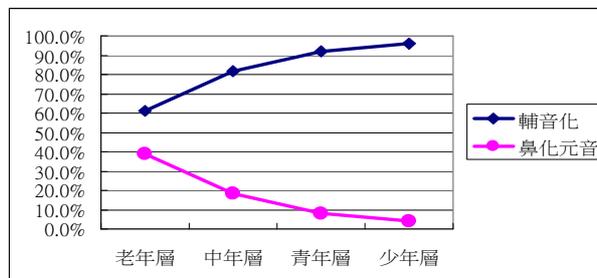
繪圖：黃子珊、黃上維

緣化了。由閩南到台灣，正好看出逆轉的消長局面。閩南地區〈毛禪白〉韻類兩個主要的變體， $-uĩ$ 包圍了 $-ŋ$ ， $-uĩ$ 的勢力相當大，但唐山過台灣之後， $-ŋ$ 反而變成主流，遍佈全台灣，可見泉音 $-ŋ$ 變體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如果我們只就台灣的分佈狀態，引用「方言周圈論」來解釋，我們可能推斷 $-uĩ$ 是新興的變體，而周邊的 $-ŋ$ 則為古老的變體。下文將論證這個推斷是不正確的。

2.2.3 〈毛禪白〉韻類變體在台灣漳腔區的社會階層分佈

假定台灣本來是 $-ŋ$ 變體分佈區， $-uĩ$ 是插入的新變體，這個新變體必然是很有競爭力的，那麼我們必然可以在社會方言現象中，看到 $-ŋ$ 變體在年齡層逐漸上升的曲線。

我們針對台灣閩南語分佈區內進行了 16 個方言點的社會方言調查，調查範圍包括老泉區、老漳區和混合腔區三種。所謂「老漳區」定義為〈毛禪白〉字類通行 $-uĩ$ 變體的方言區（詳參洪惟仁 2003），大約等於北閩州的漳腔區。把老漳區 5 個方言點有關年齡層分佈的社會方言調查結果作了統計，發現 $-uĩ$ 變體隨著年齡的減少，使用率節節下降，如下表所示，即使是老年層，也已經超過 60% 的受訪者使用泉州腔的 $-ŋ$ 變體了，而中年、青年、少年，也一致而快速地朝向這個發展趨勢走，到了少年層，鼻化元音輔音化的現象已超過 96%（引自洪惟仁與潘科元 2008）。請看下面的曲線圖。



【附圖 9】閩南地區〈毛禪白〉韻類變體社會方言分佈圖
資料來源：引自洪惟仁與潘科元 2008

上引社會方言學調查資料顯示：即使是台灣老漳腔區，對於〈毛禪白〉字類這個最具方言區別性的漳腔特色已經不再堅持，接受泉腔的輔音化變體，到了少年層則幾乎已經完成了變體轉移。可以預測，等到將來這些少年層老的時候，台灣的 $-uĩ$ 變體將可能消亡，變成清一色的 $-ŋ$ 變體了。

這個調查顯示，在台灣 $-uĩ$ 是一個沒有競爭力的變體，在漳泉變體競爭中處於劣勢，因此雖然它分佈在 $-ŋ$ 變體分佈區中間，但不可能是一個插入的新興變體，而是漳泉競爭下的落敗者。

2.3.1 鼻化元音的有標性效應

為什麼閩南語普遍通行的鼻化音會傾向於變成鼻輔音？我們還是用「有標性效應」來解釋。鼻化元音發音的時候，必須同時開放口腔與鼻腔，使氣流雙管齊出，因此是有標音，有標音比較難發音，因此世界上的語言很少採用鼻化元音做為音位。相對的，鼻音聲母很容易發音，是無標的，因此 $-uĩ \rightarrow -ŋ$ 是自然的傾向。但 $ŋ$ 是輔音，輔音佔著韻核 (nucleus) 的位置也是有標的，因此閩南周邊方言進行 VC 結構化也是自然的發展。

我們將閩南語〈毛禪白〉韻類兩個次類字的歷史演變潮流擬測如下圖所示：

1. 山攝合口：

* $uõi$ (閩南語祖語) $\rightarrow uĩ$ (漳州) $\rightarrow ŋ$ (泉州)

$\rightarrow * uĩ \rightarrow ĩ$ (龍岩) ; un (適中、龍岩) ; $uŋ$ (大田前路話) ; uai/\emptyset (莆田)

2. 宕攝合口：

* $uõ$ (閩南語祖語) $\rightarrow uĩ$ (漳州、龍岩)

$\rightarrow ŋ$ (泉州、大田、仙遊) $\rightarrow n$ (葛坑) $\rightarrow ɛn$ (葛坑) ; $uŋ$ (莆田)

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我們無法把整個順序到過來，認為周邊方言混雜的變體可能變成 $uĩ$ 或 $ŋ$ 。我們不得不認為閩南語祖語〈毛禪白〉韻類本來是鼻化元音，所有的鼻輔音變體都是由鼻化元音衍化的新變體，在鼻化元音韻母輔音化的大潮流中，泉州話走在最先鋒。至於周邊方言，紛紛受到鄰近的閩中、閩東方言影響而有分化的現象⁸，大田前路話 $*uĩ \rightarrow uŋ$ (大田前路話) 及莆田方言把所有鼻化元音去鼻化 $*uĩ \rightarrow uai$ ，及 VC 結構化 $*uõ \rightarrow ŋ \rightarrow uŋ$ 走的是另一個方向，已經脫離了由泉州話主導的輔音化潮流方向了。

由這個推論來看，由 $uĩ$ 變體在閩南地區的優勢，再看台灣〈毛禪白〉韻類鼻化元音分佈區的偏狹，我們不妨看成是有標的鼻化元音韻母向無標的鼻輔音衍化的大潮流的必然趨勢。台灣話 $-ŋ$ 變體的擴張可以看成是閩南地區泉州 $-ŋ$ 變體擴張的延續，而 $uĩ$ 變體分佈區雖然被包圍也不代表著是新插入的變體，只是一個競爭失敗的變體。

2.4 〈出〉字頭聲母變體的回頭演變

閩南語〈出〉字頭聲母相當於中古齒音的次清音，閩南語一般唸成舌尖送氣塞擦音

⁸ 同為莆仙方言的仙遊方言，以及莆田市西部所謂的「界外話」並沒有這種變化，仍然保存了所有的鼻化元音，福州話沒有鼻化元音，也沒有 $-ng$ 韻，莆田方言這兩個脫離閩南語的音韻特色應該是受到福州話的影響，至於大田方言應該是受到閩中話的影響。

ts^h-，但是漳州漳浦縣和台灣台南縣關廟地區唸成 s-。傳統閩南語方言學家把這種擦音化 (spirantization) 的現象稱之為「出歸時」⁹。「出歸時」現象不論在閩南或台灣分佈區都非常有限，有趣的是在過去兩三百年，它在關廟方言區曾經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區域特徵，但是在近半世紀以來急速萎縮了，造成所謂「回頭演變」。

2.3.1 閩南地區出歸時現象的分佈

根據周長楫 (1986) 的調查，整個閩南語只有漳州漳浦縣有「出歸時」現象。根據我們對於閩南語方言的全面掃描調查 (2010-2011)，有「出歸時」特色的地方縣級規模的分佈區只有漳浦縣，另外泉州惠安縣崇武也有這個特色，不過範圍很小。

由此可見，「出歸時」現象在閩南地區分佈範圍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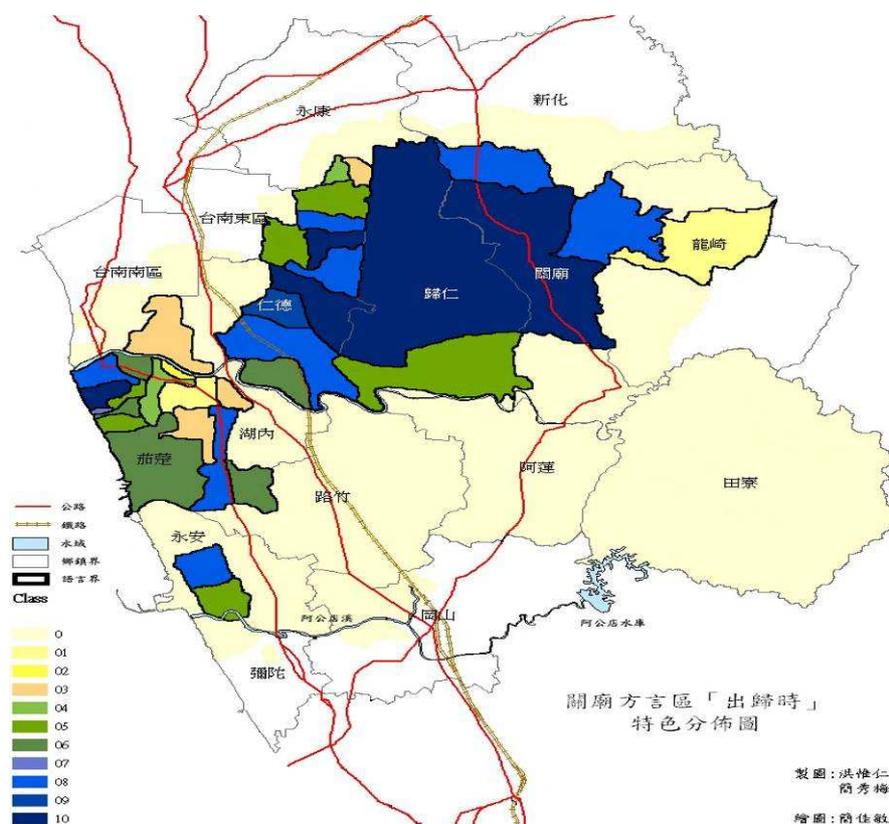
2.3.2 台灣地區出歸時現象的分佈

「出歸時」現象在台灣也只分佈在台南、高雄交界地，我們把他的分佈範圍叫做「關廟方言」。但關廟方言的分佈並不連續成一塊，因此我們稱之為「關廟方言群島」(參見洪惟仁 2011)。

簡秀梅 (2006) 對這個方言的「出歸時」現象進行了逐村的調查，確定其地理分佈範圍，並將變體出現的情形指數化，繪製成「方言等高線圖」(dialect contour map) (參見【附圖 10】)。地圖顯示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特色主要分佈於二仁溪中、下游地帶，包括位於二仁溪北岸屬於臺南縣治¹⁰的歸仁鄉全鄉以及關廟鄉、仁德鄉大部份村里，龍崎鄉、永康市的部份村里，二仁溪南岸屬於高雄縣治的茄萣鄉全鄉以及湖內鄉、路竹鄉的部份村落，甚至連不屬於二仁溪流域的永安鄉也有一個方言島。

⁹ 在十五音系統的韻書裡，ts^h 聲母的類名叫「出」，s 聲母的類名叫「時」，故 ts^h 混同於 s 叫做「出歸時」。

¹⁰ 2011 年台南縣市合併為台南市，高雄縣市合併為高雄市。廢縣之後的鄉鎮改稱為區。本研究調查在廢縣以前，姑仍舊制的行政區域名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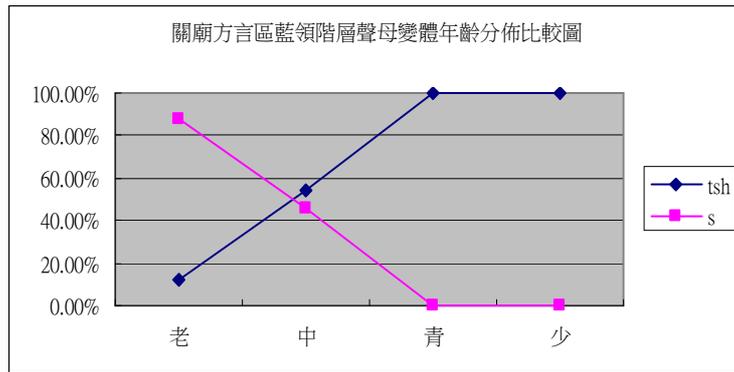
【附圖 10】關廟方言區「出歸時」特色分佈圖

資料來源：洪惟仁、簡秀梅繪製，引自洪惟仁、簡秀梅〈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2012)

這個方言出現在其他非「出歸時」現象的中央位置，在閩南地區的漳浦方言可以說是插入的新變體，但在台灣，它應該是漳浦方言在台灣各方言的競爭下掙扎產生的方言區，不能說是新變體，因此也不適合引用「方言周圍論」來解釋它的存在。

2.3.3 出歸時現象在關廟地區的社會階層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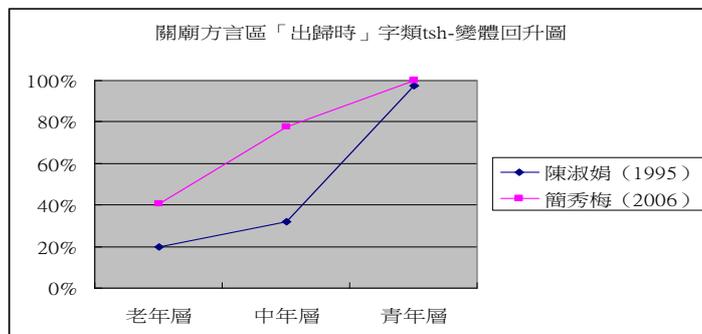
簡秀梅另外從關廟方言區選擇了三個中心點關廟、歸仁、茄萣三個鄉進行社會方言學調查，結果三個方言點的「出歸時」特色都顯示正在進行著變化，圖示如下（引自簡秀梅碩士論文 2006，簡秀梅與洪惟仁 2008）：



【附圖 11】關廟方言區「出歸時」特色的年齡分佈圖
資料來源：簡秀梅繪製，引自簡秀梅（2006）及洪惟仁、簡秀梅（2008）

上圖顯示本方言區藍領階層的老年層和中年層還保有 tsh-唸成 s-的特色，青年層和少年層 100% 都已經唸成普通腔的 ts^h-了。ts^h-和 s-的年齡層分佈線呈現 X 交叉狀的消長趨勢，s-由老年層向少年層持續遞減，而 ts^h-由老年層向少年層持續遞增，到青、少年層完全變成 ts^h-。從這個社會方言學研究可以證明，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特色正在衰退中，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腔的 ts^h-變體。由此，我們很容易推想關廟方言是因為長期以來受到台灣普通腔的「包抄」，在變體競爭中失利，因而走向衰退、萎縮的命運。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輕易下定論，因為上引社會方言調查所顯示的年齡級差所顯示的音變，還只是「表面時間」的比較（*apparent time comparison*），雖然 X 狀的消長趨勢通常反映了真正的變化，可是，也不能絕對排除「穩定的年齡級差」之可能。幸運的，陳淑娟（1995）的關廟方言調查也做過相似的社會方言調查，從陳淑娟（1995）到簡秀梅（2006），進行調查的時間相距 11 年，如果我們拿來比較，正好可以進行「真實時間的比較」（*real time comparison*）。陳淑娟的調查僅將年齡分為三層，無少年層，因此我們略去簡秀梅（2006）的少年層資料，將 ts^h- 隨年齡下降而逐漸上升的數據比較如【附圖 12】。這是一種難得的「真實時間的比較」，可以證明關廟方言由 s-變成 ts^h-不是穩定的年齡級差，而確實是「正在進行中的變化」（*change in progress*）。



【附圖 12】關廟方言區「出歸時」聲類 tsh-變體回升圖

資料來源：陳淑娟（1995）與簡秀梅（2006）ts^h-聲母回升之真時比較

由這個社會調查結果證實了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現象是一個沒落的方言特色。回頭來看【附圖 10】，我們就可以推斷，關廟方言群島的方言等高線顯示的意義是：關廟方言是被鄰近的方言所侵蝕而趨向萎縮，而不是正在擴張中。

2.3.4 出歸時現象的回頭演變之形成

根據傳統韻書的記載，〈出〉字頭聲母（*ts^h-）和〈時〉字頭聲母（*s-）是對立的，漳泉之間沒有方言差，可以斷定關廟方言「出歸時」（*ts^h-→s-）是後起的演變（詳參洪惟仁與潘科元 2008）。在閩南地區出歸時現象主要出現在漳浦縣，被其他方言所包圍，因此我們也可以斷定是插入的新變體。它在關廟地區形成區域特徵，通行了兩三百年之後，現在青少年又進行了 s-→ts^h 的演變，因此拙論（洪惟仁 2003：211）把這個現象定性為「回頭演變」。拙論把「回頭演變」分為兩種：「分而復合式」和「合而復分式」，前者是可能發生的，但後者在語言的自然演變中不可能發生。關廟方言的「出歸時」聲讀的回頭演變顯然不是自然發生的音變，而是在方言接觸中由普通腔全盤移借而來的（洪惟仁 2003: 212-213）。

接著我們繼續探討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現象是怎麼形成、而「回頭演變」又是怎麼發生的。一個在閩南地區侷限於漳浦等小地方的區域特色，渡海來台之後為何能夠通過方言競爭的考驗形成所謂的「關廟方言」，經過了幾百年之後又逐漸趨於消亡？

我們會猜測：是不是因為關廟方言區是閩南語漳浦縣及崇武等具有出歸時特色的原鄉移民集中的地區。洪惟仁、簡秀梅（2012）從關廟方言區各鄉鎮居民的祖籍資料（台灣總督府 1928），發現關廟方言區內泉州人比漳州人多。關廟鎮、仁德鄉的居民大部分是漳州人，但歸仁、湖內（茄荳）兩庄是泉州人佔優勢的地區，除了關廟之外，漳州人不是絕對的優勢，而漳浦又只是漳州府的一個縣。因此沒有證據證明關廟方言的形成是因為漳浦移民集中的結果。漳泉籍人錯雜分佈的情形如下表所示：

表 3 關廟方言群島移民的祖籍分佈

州別	街庄別	泉州府			泉州府合計	漳州府
		安溪	同安	三邑		
台南州	關廟庄	2,000	0	0	2,000	8,400
	歸仁庄	2,800	3,600	2,500	8,900	4,600
	仁德庄	1,200	1,100	900	3,200	5,600
高雄州	湖內庄	0	16,400	0	16,400	6,800
合計		6,000	21,100	3,400	30,500	25,400

前述具有出歸時特色的惠安崇武屬於三邑¹¹，湖內（包括今湖內、茄荳兩鄉）的泉州人全部是同安人，沒有三邑人，而歸仁居民的祖籍三邑人最少。因此如果我們假設關廟方言是具有「出歸時」特色的漳浦人和崇武人合作推動而形成區域特徵，沒有證據。移民的假設無法解釋關廟方言群島的形成。因此我們覺得一個參與方言競爭的變體能夠勝出為區域特徵有些偶然¹²。

另一個問題是：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特色被包圍在一個沒有出歸時特色的台灣大環境中，在競爭劣勢之下趨於消亡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何漳浦方言也同樣被包圍在沒有出歸時現象的閩南大環境中，不但能夠堅定地形成獨特的漳浦方言，並且至今沒有消亡的跡像？

首先我們還是用「有標性效應」來解釋。[ts^h]發音的時候，舌尖抵住上顎，阻塞氣流[t-]，在元音發出以前必須「遲放」，留下細縫[-s-]，使氣流通過時發生摩擦，接著還要送出氣音[-h]，因此它比單純的塞音[t]、[t^h]或擦音[s]都有標而難發音；其次是閩南語的音位系統，其他的發音部位清音都只有二元對立：p~ph；t~th；k~kh，唯獨齒音有三元對立 ts~ts^h~s，這種不對稱性容易促成齒音傾向於二元化，而最好的選擇就是取消有標音 ts^h，使其與 s 混同。海南島閩南語的 ts^h 全部變成 s，惠安崇武方言和漳浦方言的擦音化音變，就是基於這個動機¹³。可見這種音變不是偶發的。台灣的關廟方言能夠在漳泉競爭中勝出成為區域特徵正是因為 ts^h 的有標性效應。只可惜至今還只限於區域性特徵，沒有辦法像海南方言一樣擴散到全島，更沒有辦法形成整個閩南語聲母音變的「潮流」(drift)。

關廟方言為什麼要進行回頭演變，把原來唸 s 的 ts^h 聲母字全部變回來，這不是出於自然的音變動機，毋寧是方言競爭失勢的結果。因為戰後台灣人的人際溝通管道突然暢通起來，閩南語內部的方言特色逐漸消失，台灣普通腔逐漸形成，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特徵被普通腔淹蓋，可以說是現代台灣普通腔的「洪水效應」(Ang, 2011)。關廟方言面對這個大潮流是無法抵擋的。

¹¹ 俗所謂「三邑」指舊泉州府南安、晉江、惠安三縣，相當於今泉州市、南安市、晉江市、石獅市、惠安縣等低海拔地區及濱海地帶。不過三邑地區的方言相當分歧，不是一種口音。

¹² 陳淑娟(2004)設想關廟方言出歸時特色的形成受到西拉雅語及漳浦移民的社經地位雙重影響，前者不太可能，至於漳浦移民的社經地位的解釋可以考慮，但需要進一步更縝密的證明，已於簡秀梅與洪惟仁 2012 中討論，此處不贅。

¹³ 海南島 tsh→s 的音變，甚至促使 s 變成 t，又使 t 變成 d，構成一種「推力連鎖」(pull chain)，這是一種相當戲劇化的音韻衍化。但同一現象，何大安(1996:115-117)卻認為是「拉力連鎖」，他的理由是海南島(澄邁)閩南語受到黎語影響的結果，黎語有 d 聲母。這個解釋很牽強，無標音 p, t 怎麼會被少數民族影響，改唸有標的 b, d，並大大調整自己的聲母結構？我寧願認為是海南島閩南語受到優勢的粵語影響，放棄有標的濁塞音而清音化，以及 ts^h 擦音化所產生的「推力連鎖」。請俟他文詳論。

漳浦縣過去因為地理的封閉性，獨自形成出歸時的區域特徵，流傳至今，但現在閩南地區的人際溝通管道也開始暢通起來，將來勢必也會被捲入〈出〉字頭聲母變體的競爭，預料 $s \rightarrow ts^h$ 的回頭演變也可能發生。

這個例子顯示，無標音不一定戰勝有標音，強勢方言即使是有標音也可能壓制無標音的擴張。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現象雖然是出於「有標性效應」的自然動機，但是這個動機如果不夠強烈，足以抵擋代表傳統保守勢力的普通腔擴張的「洪水效應」，可能就會退縮，進行「回頭演變」。

3. 結論

第一節首先介紹了柳田及 Bloomfield 的語言地理分佈的類型論，接著介紹拙著（2011）的「洪水論」。我們認為在語言競爭下，插入型的語言可以發展為包抄型的語言，反之包圍別的語言的語言也可能發展為被包圍。兩個類型的發展成動態的連續體。本文企圖在上述的基礎上，站在地理方言學的立場檢討方言競爭產生的方言融合，在「發展論」方面更細緻的探討閩南語方言分佈區發展的過程；在「生成論」方面進一步探討方言地理分佈形成的動機及方言競爭決定方言地理分佈的機制。

本文舉三個典型的例子來顯示漳、泉方言變體競爭產生地理分佈變化的類型，包括：

1. 萎縮型：〈居居〉韻類泉州音 $-i$ ，由閩南到台灣，分佈區越來越萎縮，相對的漳州音 $-i$ 越來越擴張。分析其原因，是因為 $-i$ 是有標音，競爭不過無標的 $-i$ 。
2. 擴張型：〈毛禪白〉韻類泉州 $-ŋ$ ，分佈區越來越擴張，相對的漳州音 $-uĩ$ 越來越萎縮。分析其原因，是因為 $-uĩ$ 是有標音，競爭不過較無標的 $-ŋ$ 。
3. 先擴張後萎縮型：閩南「出歸時」現象只分佈在漳浦等有限的地區，但卻能夠在關廟地區發展出一個分佈區，劃地自雄了兩三百年，直到近半世紀，敵不過普通腔的競爭，逐漸趨於消失，形成悲劇性的 $ts^h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ts^h$ 的「回頭演變」音韻發展史。

總結以上三個例子，我們認為方言的競爭，「有標性效應」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因為 $-i$ 是有標音，所以不敵無標音 $-i$ 的競爭； $uĩ$ 是有標音，所以不敵較無標的 $-ŋ$ 的競爭。台灣漳泉移民人口相差不大，政經地位相當，方言的競爭機制主要體現在有標音和無標音的競爭，而不是方言實體之間的競爭。

第三個例子顯示，能夠在漳泉競爭中勝出成為區域特徵，是因為 ts^h 的有標性效應，但是這個效應只在有限的區域發酵，終究沒有辦法像海南方言一樣擴散到全島，更沒有

辦法形成整個閩南語聲母音變的「潮流」(drift)。關廟方言的出歸時特徵一旦面臨台灣大環境的競爭，不得被普通腔的「洪水效應」所淹沒，進行了 $ts^h \rightarrow s \rightarrow ts^h$ 的「回頭演變」。

總而言之，方言競爭的兩大因素「有標性效應」和「方言勢力」都可能決定方言變體競爭的勝負、消長，「有標性效應」如果不足以抵檔大環境的「洪水效應」，可能就會退縮，進行「回頭演變」。

另外，我們測驗了「方言周圈論」推斷「古語在周邊」的有效性。就本文研究的三個字類的變體分佈狀態而言，這個理論在閩南語地區大體上可以得到印證，但在台灣則超出預測。我們認為「方言周圈論」只能推斷新變體產生的初期階段，一旦新變體發展到包圍舊變體的狀態，地理分佈的事實就非「方言周圈論」所能推斷的了。

參考書目

Ang, Uijin.

2011., 'The flood effect in Language Wars in Taiwan.' Presented i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5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Linguistic Association (2011, 04/15-17).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eprinted in 1962.

何大安

1996, 《聲韻學中的觀念與方法》(二版), 大安出版社。

周長楫

1986. 〈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Fujian jingnei minnan fangyan de fenlei)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nan dialects in Fujian]. 《語言研究》2(11):69~84.

柯志明

2001, 《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柳田國男

1930, 《蝸牛考》，刀江書院。

洪惟仁

2003a. 〈台灣泉州腔央元音的崩潰與語音標記性〉，北京，《中國社會語言學》創刊號 pp. 34~56。

2003b, 《音變的動機與方向：漳泉競爭與台灣普通腔的形成》(The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Sound Change: on the Competition of Minnan Dialects Chang-chou and Chüan-chou and the Emergence of General Taiwanese),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2008. (與潘科元合撰), 〈漳泉競爭中鼻化元音的輔音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第廿六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08, 07/25)。

2009, 〈台北地區閩南語的方言類型與方言分區〉, 《台灣語文研究》3:239-309。

2011. 〈台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2011, 11/5-7) 第十二屆閩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2012 (與簡秀梅合撰), 〈關廟方言群島「出歸時」現象的漸層分佈：漳泉方言的競爭與重整〉, 收入鄭錦全編《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初稿於 2007, 09/28~29 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語言微觀分佈國際研討會宣讀, 已被《語言暨語言學》接受, 預定 2012 出版)

洪惟仁

柴田武

1969, 《言語地理学の方法》, 筑摩書房。

陳淑娟

1995. 《關廟方言「出歸時」的研究》(Guanmiao Fangyan 'Chu gui Shi' de Yanjiu) [A survey of Sprantization (ts^h- to s-) in Guanmiao Dialect].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西拉雅語及漳浦方言對關廟方言「出」歸「時」特點形成的影響》(Xilayayu ji zhangpu fangyan dui Gaunmiao fangyan 'Chu gui Shi' tedian xingcheng de yingxiang) [How Siraya and Zhangpu dialect of Southern Min affected on the Sprantization (ts^h- to s-) in Guanmiao dialect]. 國立新竹師範學院：《語文學報》11:111-129.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調查課

1928, 《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 台北：台灣時報發行所。

潘科元

1996, 《大台北地區閩南語方言音韻的類型與分佈》, 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秀梅

2006,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字類回頭演變之地理與社會方言學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簡秀梅與洪惟仁

2008, 〈關廟方言區「出歸時」回頭演變之社會方言學研究〉, 《社會語言學與功能語言論文集》, pp. 45~66。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鄭曉峰

2001, 《福建光澤方言》,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論文。